

de
 fine, d
 ne nur
 de unu emoc
 oni centfoje rel
 ante novajn belaj

la prezo de ĉi tiu 248-pa
 stas nur 1.20 g. mk. i
 frankon. Mendu do senprok

U-a kongreso de SA
en Goteborg (Svedio)
 (14-19. aŭgusto 1928)
 Enur Adamson, Box 73, Göteborg
 5-a komuniko
 Kon. kio rilatas al la kongreso ad

D * A * D
 tur akceptas anoncojn kun samtempa
 kio kci = kun ĉiuj landoj, sep-ajo =
 koncernantaj la fakon por ĉi tiu sin
 -Lahkuroj de iervoja
 Dun, Glavnie Mast
 V. B. a r a n o v
 gao mure

以暴寡

寡婦的心

著 靜 蘅 劉

●
刊社光國州神海上

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初版發行

實價大洋五角

(實價不折不扣
外埠酌加郵費)

寡婦的心

有著作權不許翻印

著者 劉 蕓 靜

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
會 獻 聲

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
神州國光社印刷所

總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
電話掛號七二七三
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

神州國光社發行所

分發行所

北平宣內大街
廣州財廳前樓
南京花牌樓
濟南商埠緯二路

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

目次

上篇

寡婦的心.....三

下篇

菱香.....一〇七

哥哥的玻璃花插子.....一三三

仲平之死.....一三四

母愛.....一五一

聖人.....一七三

晚霞的日記.....一八五

上

篇

寡婦的心

綺文嫵洋洋地躺在床上，用一隻手斜支着頭，被窩鬆鬆蓋在腰間。她靜看着那對過的壁爐發出無力的光燄。桌上的時鐘輕輕響了三下，這正是她午睡醒來的時候，室內照例是沈寂得死了一樣，除了得得的鐘聲以外沒有一點聲息。此時她心上忽然蒙上一層悲哀的輕霧，想起一年以來就沈浸在這孤寂裏。在她丈夫初死的頭半年她是每日躺在床上哭泣，耳目所接觸的一切都足以使她落淚。即如剛剛這三下鐘聲，就是叫她想到她丈夫每日回家的時刻，更想到他的舉動，他的樣貌，他過去的一切，以至於病中的狀態及臨死的說話。最近這半年似乎麻木了，這些事情沒有天天跑上心來，眼淚是少了許多。「我是忘了他嗎？抑或是習慣了的環境缺乏刺激性呢？」她自己問自己。她又想到他們

初相識以至沈入戀愛之中，那時的生活是如何美麗，大家做着無邊的迷夢，以為只要兩人常在一起，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不要了。結婚之後固然享了一段沈醉的生活，然而不是的事情又正多着呢。她記得她會有個時期感覺過結婚是一種無償的損失，丈夫的愛情是比未結婚以前冷淡得多，生活變為呆板無味，有時還有幾句吵鬧。同時一般異性朋友都對她不關心了，甚至爲了避嫌疑就慢慢和她斷了友情。而且丈夫漸漸就把昔日對她的心情移到別的女人身上，她所得着的只有瑣碎的家庭生活和四處遇着的冷淡。她因此迫切想逃出她的環境，去找尋她理想上的東西。「事情的變壞是人的關係，抑或事情的本身就是如此的呢？」這個問題日日在她心中苦悶着得不到解答。她就在這種離亂的思想襲擊之下過了三年，一直到她丈夫死後她的思想才轉變了。她實在不能找出丈夫對不起她的地方，她自己覺得懷着這種思想是罪惡，她追悔着過去的一切，恨不能把她的丈夫由墳墓挖出來對他痛痛地懺悔，她發狂地變念過去的生活。以往的事情在她眼前像電影一般走過。「人生只有想而得不着的東西才是好的。」她向自己這樣解

釋。

「呀」的一聲門開了，他立刻看見用人抱着她的嬌小玲瓏的兒子進來，他笑嘻嘻地拍着小手，嘴裏「媽媽」的喚着。「他早就要進來，我怕你還沒有睡醒，哄了他好半天了。」用人說着跑到床前，把小孩子放在地下。「把他放此地罷。」綺文說着把身縮進一點，小孩立刻落在她身邊，綺文用手扶了他。「你找媽媽嗎？吃過點心沒有？」用人回答「早吃過了。」便出去了。小孩嘴裏咕嚕着，爬過床頭去弄母親的頭髮，又用舌頭去舐母親的面。綺文忽然想起「好好撫育我的兒子。」這是她丈夫臨終的一句話。「可憐的寶寶，你沒有父親，和你相依爲命的只有媽媽。」說着她又沈入回憶之中了，眼角滴出一點淚珠。她覺得這個小孩比自己還要可憐，假如她命短早死，或一旦再嫁時，他將陷入如何不幸的命運中呵。「決不爲了這個小東西是不能再嫁的，何況丈夫還有些遺產？人家終日勞苦，不得溫飽的寡婦，尚且能撫育孤兒，像我這種生活情形是一點困難也沒有，再嫁了實在對不起他們父子了。」她一面和小孩混着，一面這樣想。「太太，有一封信。」用人慢慢

走到床前，把信交綺文，同時把小孩抱起。綺文接信來一看，立刻知道是新近相識的朋友王偉之的，心裏突然起了一種新鮮的感覺，生氣立刻在眼前充溢起來，剛才的一切都消滅得無影無蹤了。綺文很鎮靜地慢慢去看那精緻美麗的信箋。信裏是很婉轉而又很普通的閒話，但是聰明的綺文自然看得透，那就是一封初步的情書。綺文看了信，呆呆地停了一刻，揭開被窩，坐起身來，李媽叫人添些煤，「用人抱着小孩出去了。這時她是預備要起來，她想起今天下午約定到張太太家去，而且她知道偉之一定也在坐的。綺文嫋嫋地下了床，隨便披上一件長袍，走到衣櫥前面，對鏡掠掠頭髮。她看見自己細長的身段和淡白的面色，覺得頹喪萬分，心上頓然閃過一陣寂寞之感，她自己覺出「青春已是完了。」

正當她要走入浴室洗面時，猛聽得門外有人在喊她：

「綺文，你好享福。」

她順步到門口揭開簾子一看，迎面走來的是她的同學王婉秋。

「聽說你還在睡午覺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偏要進來吵醒你。」

婉秋說着走進房裏，脫了大衣找地方掛起。綺文回身到床前，把剛才放在小几上的信塞進抽屜去，順口回答婉秋：

「那裏還在睡覺，我早就起來了，本來我并不需要午睡，不過無聊起來到不如睡在床上看書。」

婉秋很活潑地在房內轉了兩個圈子，然後回身坐在火爐邊，拿起鐵條去撥弄餘炭，綺文倚在床邊微笑看着婉秋。

「你是從甚麼地方來的？」

「我陪哥哥去買書，買完就來此地。他本也想來的，後來又說還有事要去會一個朋友。其實我知道他們由外國回來的人都學得一些洋方法，沒有得着女朋友的允許，是不敢直接去訪人的。」

綺文覺得婉秋的話很有意味，靜靜地想聽她說下去，然而婉秋笑嘻嘻的便把嘴巴閉起來，兩手叉在頭後邊，把身子往椅背靠去，兩個眼珠烏溜溜地閃出快樂的光芒，好像又想

到別的事情上去了。她忽然回頭向綺文說：

「綺文，今晚張太太請吃飯你去不去？」

「要去的，我前天已答應過了，你呢？」

「我也要去看看熱鬧，所怕的是她們太太淨愛打牌，所以我要來把你拉去，我們可以另找玩意兒。你知道張太太這次請吃飯的意思嗎？這個人專好做這些把戲。」

「我不曉得，她家裏幾乎無日不是賓客滿堂的。」

「爲的是要爲我哥哥介紹一個女朋友呢，那女孩子就是張太太的外甥楊小姐，是A學校的學生。」

綺文聽了覺得十分興奮，心裏微微有點跳動，然而她裝做淡淡的樣子，有心無心地說：

「楊小姐我見過一二次，人是很不錯的。」

「我看我哥哥不會喜歡這樣一個人，而且楊小姐也未必看得起哥哥。我覺得楊小姐只適合做闊綽的官太太，否則要冤枉了她那副裝飾的本領和交際的才能。」

綺文心裏覺得無限的寂寞，她對於今晚的聚會感不着一點興味。想不去又沒有法子好推，她追悔剛才不應對婉秋說決定去的話。婉秋舉頭看看鐘說：

「快六點了，綺文，你還不穿衣，快點罷。」

綺文懶懶地把身子挺起，走去開了衣櫥的門，呆呆看着裏邊的衣服，她是要選擇一件合適的來穿，婉秋立刻就知道了，她跳到綺文旁邊。

「讓我來幫你挑選罷。」

「我本來就沒有漂亮衣服，挑也挑不出好的。」

婉秋用手去撥開櫥裏密密掛着的衣服，笑着說：

「我的天！這樣多衣服還說沒有，照我看來每一件都足以使男子發狂了，只看你自己

喜歡那一件。」

婉秋露出很羨慕的神色。綺文用手在婉秋肩頭重重打了一下。

「瞎說，穿衣服是爲叫男子發狂嗎？你常常穿得這樣漂亮有多少人爲你發狂了？」

「所謂『三分人才，七分打扮』，還要看看自己的面孔，我的面孔本來就不行，衣服也並不漂亮，所以沒有人對我發過狂。」

「老實說，我從前也很希望有人對我發狂，現在老了，而且又是一個寡婦，有人對我發狂會於我很不好的。這些權利只有讓給你們，我是不敢希望了。」

綺文好像不勝感慨的這樣說，婉秋跳回去坐在椅子上，把一隻腿蹣起。

「這真是封建思想，寡婦難道就不是人？爲甚麼人所能享的權利都要被剝奪去？連穿衣都沒有膽量了，還能做人嗎？」

「正正經經，你說我穿那件好？」

綺文還是看着她的衣櫥，不大留心婉秋所說的話。

「你的衣服件件都是又雅淡又精緻，我是覺得那件藍的最好。」

「好罷，那麼我就服從你的命令穿這一件。」

綺文將衣服抽去，平平鋪在床上，退開幾步，向那件衣服仔細端詳。婉秋着急了，跳起來拉

開綺文。

「行了，行了，我看你七點鐘還出不得門，快去洗面。」

「你也得去洗洗罷？」

她們兩人一齊進了浴室洗了面又回到房裏來，一個站在桌前，一個站在櫥邊，各有各替自己的面擦粉。綺文不肯讓自己的面色過於青白，又不敢使它太紅，她很小心抹上薄薄的胭脂，眉毛也淡淡掃了一下，她覺得自己年輕了許多。她留心看看面孔上的皮膚還是細細白白的，一點縐紋都沒有，當她把唇脂塗上時自己想「青春還沒有去完呢。」婉秋早已擦好粉了，她坐在旁邊靜看綺文的動作。綺文在梳理頭髮，換襪子，又去找鞋，忙個不了。最後她把衣服穿上，在鏡前輾轉着照看，扯扯衣襟，拉拉袖口，正正鈕扣，婉秋微笑說：

「綺文，你真是長得怪可愛的，我也要發狂了。」

「胡說！」

綺文帶笑罵她，婉秋不理會，一直往下說：

「你這樣一副人才，做一輩子寡婦怪可惜的，我勸你還是打破那舊禮教的觀念，找個愛人罷。」

綺文一面理她的頭髮說：

「小姐，事情不是這樣簡單，人是不能不怕社會的，一個寡婦有了愛人，能不受社會的攻擊嗎？而且老實告訴你，我戀愛也戀愛過，結婚生活也嘗過幾年，不過是那麼一回事，何必再來一次呢？乾脆點說罷，戀愛的本身就是悲劇。」

婉秋靜靜的如聽演講一樣聽綺文說話。

「這個我沒有經驗。那麼照你的意思，人乾脆就不要去戀愛，更不可結婚了。」

「一次的經驗是應該有的，不然你便一輩子不會明白。所以我並不勸人不戀愛不結婚，只是不可迷信戀愛是如何的幸福，要知道它本身乃是一個悲劇。好了，我們現在就去罷。」

綺文和婉秋來到張家，被領入一個廣大的客堂裏，內面已是花花綠綠的坐滿了客。

人。主人張先生和張太太迎到門口，把她們兩人牽進去，客人們都從坐位站了起來。張太太向着那班客人甚麼先生，甚麼小姐，甚麼太太，說了一遍，最後介紹新來客便說王婉秋小姐，趙綺文太太。綺文在燦爛的燈光下鬧得眼也花了，張太太的話更是旋風一樣過去，到底沒有分出誰是誰。其後她順着主人引導的地位坐下，此時大家都微笑地沈默着，她才看見坐在她旁邊的是主人張先生，另一邊是坐着一個不相識的男子。正對面坐着婉秋，偉之，楊小姐。兩邊還有三兩個不相識的太太小姐們。楊小姐今晚裝扮得非常濃豔，小小的面龐上抹了有點過度的脂粉，耳邊閃着金鋼鑽，窄小的衣服緊緊裹着豐滿的身體，長到幾乎蓋住腳跟，整個望去華麗得使人目迷。環顧其他小姐太太們大都是五光十色，綺文此時覺得自己素淡得可憐，覺得有點縮瑟不安起來了。幾分鐘之後主人張先生開口打破這個沈寂。

「趙女士，剛才我們渴望領教你的彈琴，大家一致議決你一來就要請你奏一曲。後來因為你來得太遲了，我們又把議案修改一下，把請你的請字改為罰字，你看怎

樣？」

綺文正在靜靜觀察座上的情形，幸而張先生在說話之先就喊了她的名字，否則她一定要茫然不知所答了。

「來得遲是該罰的，但恐我的技術太劣，見笑大方，彈琴我不敢，請罰別的罷。」

「不要客氣，我們是久仰大名了，今晚非領教一下不可。」

王偉之搶着這樣說，大家隨着鼓起掌來。婉秋等掌聲停了之後走去拉着綺文的手。

「綺文，這是無可推委的了，誰不知道你的琴彈得好呢？如果不彈就是對朋友不忠實了。」

綺文順着婉秋的拉扯，慢慢地走到琴旁，她心裏感覺得很不寧靜，因為她留意到集中在她身上的一大堆眼光，又怕自己的技術在人前失敗。不一忽琴音便悠揚細膩地響起來，客堂爲之肅靜，大家都轉側了頭，去看着綺文那隻雪白的手在琴上飛舞，輕重疾徐十分如意。琴音停了又是一陣掌聲，綺文緩緩地走回自己坐位。王偉之很高興地說：